

## 十九届六中全会颂歌

颜玉华

(一)  
六中全会北京开,拂面清风喜气来。  
政策方针符合众,规划条例暖心怀。  
当官不许私囊饱,理政尤需道义排。  
不忘初衷圆绮梦,复兴华夏展雄才。

(二)  
六中全会众心齐,十个坚持大字题。  
巨舰乘风破浪阔,红旗映日觉天低。  
开疆处处江山秀,入耳声声社稷安。  
新的百年征程展,复兴在望描金犁。

(三)  
香山枫叶靓霜枝,六中全会值此时。  
党史辉煌明兴替,初心映日举红旗。  
九州意气冲霄汉,四海同心搏胜棋。  
国兴军强民富裕,百年再创新传奇。

(四)  
一部雄文鉴百年,深思熟虑辨周全。  
方针砥定征途疾,画卷恢宏必胜篇。  
万众同心凝睿智,千山锦绣现尧天。  
五洲震荡神州屹,四海翻腾举世先。

(五)  
马列坚持主义真,理论自信赤心纯。  
百年征战辉煌史,三个文明温暖春。  
成就荣誉添斗志,重磅决议涨精神。  
创新发展腾飞快,看我醒狮中国人。

(六)  
六中全会写辉煌,决议通过众所望。  
奋挥南潮风未息,擎雷遵义路更长。  
回眸历史初心那,擘画蓝图使命彰。  
时代巨轮谁敢挡?神州崛起沐朝阳。

## 咏洋马十里菊香

吕庚佐

一  
铺金叠玉竞芳姿,吐艳喷香绕翠枝。  
欲问菊乡何处美,秋来洋马胜东篱。

二  
秋风拂槛露花丛,十里霜英绘彩虹。  
致富乡村财路广,欢歌一曲向苍穹。

三  
寒菊流金遍地黄,游人如织蝶蜂忙。  
人间美景天庭看,羡煞瑶池玉母娘。

四  
东方湿地绽奇葩,十里霜英铺碧玉。  
赤绿黄蓝青白紫,谁持彩笔绘寒花。

## 学习《家庭教育促进法》有感

孙万楼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家教促进法。  
认真学习深思考,学法用法不放松。  
家庭家教传家风,文明和谐创新功。  
培养未来接班人,立德树人首其中。  
家长施教是主为,机构服务紧相随。

监护人等须掌握,孩子减负学放显。  
留守困境儿童难,精准服务送关怀。  
有关部门职责明,一枝一叶总关情。  
深入贯彻家教法,全心全意为人民。

## 一碗阳春面

魏列伟

每个人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往事,哪怕它很平常。多年来,我一直想通过我不加杜撰的讲述,让更多的人知道一碗阳春面的真实往事。

老家在陈洋集镇,40多年前仅有一条小街贯穿南北,两家集体性质的小饭馆。位于南半条街拐角处的那家,叫角头饭店,北半条街的那家,叫陈洋饭店。我7岁那年,父母在集镇中心的陈洋小学任教,晚上七、八点钟下晚办公,包括我父亲在内的几名教师,常常相约下馆子。出校门拐十几米远,就到了角头饭店,叫一盘熏烧猪头肉,每人再来一碗阳春面。吃过抹了抹嘴,各自扬长而去。有时,我到父亲的办公桌旁写作业,如果碰上他们晚办公结束下馆子,父亲就会顺便带上我,把饭店里的阳春面挑出一些放到我的小碗里,别的叔叔也会挟几片香喷喷的肉给我。

老家的阳春面,其实是一种清汤实味、简单实在的饭食品种,那个年代几乎每个饭馆都有。进了饭馆,要一碗面,服务人员会把机扎的面条放入大汤锅里,几分钟时间煮熟,再挑到大海碗里,舀入白汤,汤头上加点猪油、酱油和青蒜碎汁;讲究点的饭馆,往往还要加些红彤彤的熏烧卤汁,最后再滴点胡椒粉。一碗汤底沉红、汤头油光、香味十足的阳春面就上桌了。儿时,印象最深的美味就是阳春面,最幸福的愿望就是能吃上一碗阳春面。

后来,父母被分配至乡下任教,全家随迁,我便再未享受过阳春面。有时父母周日去集镇开会或集训回来,我总问他们下馆子吃阳春面了没有,引来大笑。

再吃阳春面,是在几年后,一条客运轮船上。那年秋天,我11岁,大姐15岁。父母安排我和大姐从陈洋码头坐轮船,去阜宁县城的三姨妈家玩一趟。次日中午,我们再上轮船,踏上回家的水路。船舱里,大家彼此陌生,很少有人说话。坐我们对面的,是一位四十几岁的男人,衣着简单朴素,一看就是普通的农村人。轮船发出的机器声,从一而终地轰鸣着;从船窗看外面,射阳河沿岸的一道道风景,就像电影似地飘闪而过。

约莫下午3点多钟,船舱的前门忽然打开,一位穿着藏青色工作服的中年人探进半个身段,对着舱内大喊:“来来来,本船到终点站合德还有一半路程,有没有肚子饿的,本船供应阳春面,一毛二一碗,要吃的赶紧买票。”一听“阳春面”三个字,我立马馋瘾上喉,来了精神。大姐转头问我要不要吃,我不假思索地点点头。大姐便毫不犹豫,起身过去买了票。

过了不一会儿,热腾腾的面就递进船舱。我端起面碗,一阵稀里哗啦,很快吃完,但仍感觉意犹未尽。大姐随口问我吃饱没有,我脱口而出:“还想再吃一碗。”大姐把手伸进衣兜,掏出一张一角的票子,再掏却怎么也掏不出一分钱了。大姐一时慌了神,自言自语:“一碗面,还差二分钱啊。”

待穿藏青色工作服的工人下舱收碗时,大姐一把拽住那人衣袖,诚惶诚恐地对他说:“我弟弟刚吃了一碗面,还想再吃一碗,但我现在只剩一角钱,能不能再买一碗?”那人随口回答:“一角钱买不到。”说完就想挣脱大姐的手,抬脚要走。大姐仍不松手,求道:“不就差二分钱么,你就再卖一碗给我们吧!”那人顿时火了:“你这小孩子怎么这样,说过了的,差一分钱不卖。”大姐眼泪汪汪地松开那人的衣袖,满面愧疚而又无可奈何地望着我,仿佛在我说,做姐姐的已经尽力了。坐我们右侧的一位老奶奶悄声问我大姐:“你们是不是只差二分钱?”说着就要掏自己的口袋。

这时,对面座位上一直沉默不语的男人突然直起身子,开口道:“给孩子再来一碗面,一角二分面钱由我出。”那人问:“你们一起的?”大姐说:“不是,我们不认识。”于是那人再次抬脚要走,却被那人一把抓住衣袖,说:“怎么了,一分钱不差你也不卖?”那人皱了皱眉,伸出一只手说:“你拿钱来。”那男人便掏口袋,随后掏出一卷小钱。我清楚地看见,他掏出的都是一角、二角的钱币,另有几个一分、二分的硬币。他掏出其中一张一角钱,又拣了两个一分钱,递给那人,“这下行了吧?”

不一会,又一碗面送了上来。大姐像个大,连声向那男人道谢,并把身上的仅有一角钱递上,要他收下。但他一把推开大姐的手,坚决不收,彼此打手旁脚了一番。

那男人笑眯眯地看着我有滋有味地吃完第二碗面,然后问我大姐:“你们可能中午没吃饭吧?”大姐说:“不是没吃饭,是小弟他乍到姨妈家,吃饭受拘束,没吃饱。”他“哦”了一下,说:“以后啊,出门在外要带足盘缠,而且在哪吃饭都要吃饱。特别是在小孩长身体时候。”大姐说:“今天多亏了你。差你一碗面钱,以后怎么还你呀?”他连忙摆手,轻描淡写地说:“这钱不用还了,如果要你们还,我就还掏这钱了。”他顿了顿,补充了一句:“人在外,难免会碰上困难的时候,帮一下是人之常情。”

及至长大,这句看似平常的话,我都一直铭记。这些年,我跑了几乎大半个中国,品尝了不少外地面食。有北京炸酱面、河南烩面、兰州拉面等,风味各异。这其中,最喜欢的要数拉面了,面条韧劲爽滑,汤料清而不淡,汤头上飘浮着鲜绿的蒜叶和香菜碎末,像极了小时候吃过的阳春面。不同的是,拉面汤里散发的,总是一股浓浓的牛肉味和孜然味。于是就想:要是在拉面汤料中添加猪油、酱油和熏烧卤汁,不就是几十年前家乡的阳春面吗?

如今,时代变迁了,阳春面已上了乡乡的市面,大街小巷已不见阳春面的馆牌,也很少有人提起它了。但多年来,我却始终惦记着阳春面,尤其是儿时时在轮船上吃过的那两碗阳春面,以及那位不吝为我支付了一碗阳春面的普通中年大叔,期盼着有一天能够与他相遇,能够表达我的感恩。

这是镶嵌在我人生记忆中的一段挥之不去的往事,一段想起来就倍感温暖的往事。直到今天,我还会经常想起它,想起来便心潮难平。

入秋以来,雨水不断地光顾大地。似这等秋日,却也少见。不过,连续多日的秋雨并非是“秋风秋雨愁煞人”,随着一场场雨水的光顾,天空被洗得如溪水般澄澈,大地被洗得“碧玉妆成”般干净,农人们的心境也被洗得轻盈自如而渐入秋的喜悦境。

### 见秋

步入秋天,如同在一幅色彩绚丽的油画上行走。目之所及,大自然已走向成熟和丰盛。田野上的万物已告别夏天的热情,此刻正静静地呈现出秋的沉稳、成熟与矜持。黄澄澄的稻穗上缀满了丰满的稻粒,压得稻秆不堪重负似地向天空向大地向农人忽而挺直腰杆面向苍穹,忽而低下头来弯腰致谢;挺拔的玉米秆,怀揣着玉米棒兴奋地跳着“迪斯科”,相互摩擦发出的沙沙声像极了“爵士乐”;花生在地下结成一串串果实,把地表撑出了细细的缝;山芋在田垄里长得很是壮实,一不小心,那胖乎乎的脸蛋就会从垄里冒出来,让人看了喜不自禁;还有那似细竹般的芝麻,不仅开花节节高,而且花后的果袋亦让你觉得很是有趣,一层一层地井然有序地从下半截子一直延伸到顶部,就似那古老建筑的千层塔……

秋,是一种境界,更是一种赐予与赠送。我喜欢秋,秋,的成熟,更喜欢秋,的给予。给予是世上万物最美的品质之一,秋,总会对于那些辛勤的劳动者无私地奉献出她的所有。

### 味秋

稻谷瓜果花生芝麻梨子山芋的香味越来越浓。这是最让农人高兴最吸引城里人的味道。

秋收要开始了,这是让农人兴奋的时刻。眼看一年的辛勤与劳碌马上就要变为丰收的果实,个个把喜悦写在脸上。农人们用了一年的锄镰做做,早



满林尽披“黄金甲” 王万舜 摄

## 山芋情结

张建忠

老家在农村,山芋是我们苏北常见的杂粮。通常,种下了油菜,播完了小麦,老媽就开始挖山芋,一筐又一筐的山芋被扛回来堆放在屋檐下,排去了藤藤蔓蔓,晒掉泥土。那些个小小的被晒制成山芋干,而那些个大的山芋有的要留到来年作山芋秧子,有的要作为过冬的食物贮藏起来。用来贮藏山芋的是一个像坛子一样的大地窖。

记得小时候,我就看过爷爷窖山芋,我家的山芋窖大多建在屋外或者田边,爷爷用了小半天的时间先挖了一个约一米多深、类似坛子一样的大坑,坑口用木条镶成了一个正方形的口,而后又用一大一小两个木板做成盖板。这样,一个山芋窖就建成。

贮藏山芋之前,爷爷先抱来一大抱碎柴扔在窖里,然而去一个燃烧着的火柴头进去。干柴遇火,噼里啪啦燃烧起来。起初,我们不明白为什么首先要熏一下,后来才知道这样是为了驱逐害虫。待山芋窖冷却之后,我们便七手八脚将屋檐下择好的山芋一筐一筐搬来,轻轻倒进窖里。山芋装满后,盖上盖板。

老家离镇上约10多公里,所以父母也没有上街买菜的习惯,这一窖山芋既能当菜又当饭,香酣家人一个冬天的胃。用山芋掺上苞谷糝子,加上水,可以煮成香浓的山芋粥;蒸

米饭时,在下面放几瓣山芋块后再放进水中和米,又可以做成别有一番风味的山芋干饭。我还清楚地记得,小时候,妈妈将山芋切

成块,给我装在口袋里当零食吃,记忆里的山芋胜过任何一种水果,那个甜一直氤氲在记忆的最深处。

烤山芋是小时候最美好的记忆。大人做完饭,灶膛里满是火红的柴火灰。此时,偷偷拿几个山芋埋到火灰里,一顿饭的工夫,山芋也熟了。扒开山芋外面的焦皮,一股扑鼻的香味,直往喉管里钻,馋得口水直流。这个时候顾不得山芋烫手,这个手倒腾到那个手,也顾不得山芋外面有黑灰,一边吃,一边吹,那个香啊,至今都无法从记忆里抹去。

后来,随着奶奶、爷爷的相继离世,加上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老家窖山芋的人家几乎没有了,县城大阳城一年四季都有烧烤的山芋吃,每次逛街闲闻那香喷喷诱人的烤山芋,就情不自禁垂涎欲滴起来。前几天,妻子从街上买了两个烤山芋,我到家一看,高兴极了,三下五除二就解决了。

现在,那口山芋窖就像一张没有牙齿的嘴,在老屋门口田边空洞地张着。只是山芋那香甜的味道,经常在梦乡里萦绕着,山芋成了我记忆里最美好的绿色食品。……

## 稻麦的分量

邹德萍

和来达州很熟,就像他熟悉门口土地上长的稻子麦子,屈指一算,已有38个春秋。老友见面,叙旧当年;稻麦醇香,沉醉于心。

为了撰写盐城市委组织部“初心故事”征文,我去海边村子找达州时,两人车子路道相转,一人朝南一人往北,当再见到他时,虽不是当年享誉省市的种粮大户,也不是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他就是褪去所有光环的一位“现代农夫”,还是省劳动模范,但他手头还种着几十亩田,稻麦两季,季季拿,年接年,这是他的初心,也是他的最爱。一路走过三四十年风雨,形象早已定格在脑海,他还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初见时的那个壮壮的小伙子,憨憨的笑容,腼腆腼腆,一口“山芋腔”。仔细看,脸上多了很深的皱纹,头发花白,带着稻麦香的岁月印记。

说起当年,意气风发,承包四百多亩荒滩薄地,要多大勇气,面对说风凉话的,等着看笑话的,达州牛脾气上来:“他说我说的,我干我的。”他要用结果来回答,在两轮25年承包期内,共生产粮食1250多万斤,除了自家口粮外全都交售给国家。12年前承包期满了,因为辛苦,孩子不让他再种地,他坚持要种,舍不得自家的承包田,还有集体分的田,合起来有50亩,现在稻麦两样每年也有八九万斤粮食卖。“刨熟的田丢什么长什么,心有不舍。”孩子们拗不过,只好任由他去,继续与稻麦为伴。

南京、县城、镇上,村里,四点一线,收种往村里忙田,闲时去孩子家看看。达州说:“现在

种田,不像过去了,耕呀种呀管呀收呀机械化,稻麦两季加起来不到三个月,还有三个月追追肥打药,顶多算个半年闲,其余时间都闲着。”是的,在科技不发达机械没普及的年代,种田人起五更睡半夜,几乎一年忙到头。

“过去吃辛苦把基础荒滩开垦培肥成良田,真的舍不得离开。现在有个几十亩连种代玩。”我晓得,达州和许许多多土生土长的老辈农人们一样,都有恋土情结,稻麦不沾露,手不抓肥,眼不见米,总觉得缺少什么。

端起茶杯,呷了一口,又是腼腆一笑:“一辈子了,就欢喜个泥土,也许有人说我贱老土,贱就贱吧,土就土吧,都无所谓了。手中有粮,粒里有米,碗内有饭,也就知足了。”也许此时他又想起自己17岁时曾两天粒米未进的苦日子。

长长的条田,碧翠的秧苗,目标所致,翻起绿波。随风飘来稻田那种水汽的气息,稻花香,稻子黄,人见人醉。阳光正好,达州在田埂上蹲下身子,手挑一丛水稻,沙沙轻响,贴近近鼻,青棵清香,那种喜悦,写在脸上。经年风霜雨雪,仍似当年春丰,对达州来说,用秋收万颗子不足以说明他对脚下这片土地的挚爱。他把自己青春写在荒地上,把人生年华留在种粮上。稻麦是有灵魂的,每个稻粒麦粒都有记忆,也有情感密码,因为它们爱恋深情的土地,与人和自然血脉相连。

心醉稻麦香,无悔忙种粮。九头牛也拉不回稻子麦子在他心中的分量。

### 尾秋

大规模的秋收结束后,庄户人往往会忙里偷闲去田里将遗落在田地里的粮食、薯类仔细地找寻回来,这被农人们称之为尾秋,活,常常也会有不俗的收获。

尾秋的过程常常是轻松而愉快的。特别是孩子们,就像是一只只放飞的小鸟,带上一把镰刀或一只竹钩,挎上一只小篓筐,随兴而去,只要到了田里,就保证会有不小的收获。最让孩子们感兴趣的是捡花生和山芋。农人们在收花生的过程中,往往会在地里遗留下许多断了蒂的单个花生果,有拾尾秋经验的孩子会拿着小锄头沿着栽种花生的地方挖下去,就能挖出许多被扯断了蒂的单个花生果,有时候半天就能挖满一只小篓筐,会让孩子们兴奋大半天。拾山芋也很有趣,孩子们在仔细寻找后把那些断了蒂的山芋刨出来,带回去。山芋收获后,大部分要在家里的地窖保存,也有一部分会被切成一瓣一瓣的,在柴箔子上摆放整齐,经过十天八日的阳光照射,就被晒成了山芋干,山芋干可长期保存以后食用。尤其是立冬以后晒的山芋干,由于山芋中的淀粉被转化为糖,所以,晒出来的山芋干点甜,煮个粥,放一碗山芋干,不仅甜甜津津的好吃,粥中的山芋干不仅能填饱肚皮,还很耐饿。

尾秋,顾名思义就是秋收以后的收尾工程。可不要小看了这收尾工程,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这尾秋不仅能把在秋收中遗漏的粮食收回来,还能帮助农家填饱肚皮。现在许多上了年纪的庄户人还动辄以“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来教育孩子们要爱惜粮食。故而,尾秋委实是秋收中的一个意外收获和重要环节。

## 缝进补丁里的爱

江正

我坐在窗前,望向那棵盘卧卧龙的柳树,纤细的柳丝被风轻轻轻地摇曳,似乎之寂寞的风找到了老友,我往床上一瞥,心中却平添了一丝惆怅与挂念。温柔地抚摸着床上那件带有补丁的衣服,不由得流下串串泪珠。

“奶奶!赶紧帮我缝缝衣服,你看都破了好多洞!”我慌忙跑进屋里对奶奶喊道。“好好,乖孙子!”奶奶见我来了,竟激动地站了起来,满脸绽放出暖阳般的笑容。

我坐在奶奶身旁,她戴着有些破旧的老花镜,开始给我缝补衣服。她取出一根针,顺手扯了根线,将线头搓了搓,搓细后,眯缝着一只眼,小心翼翼地插入了针孔里,另一只手捏住插进来的线,往后扯,然后打了一个结。奶奶一手拿针线,一手捏住衣服与补丁,针线在补丁和破洞边缘来回穿梭,拉着线的针儿,在衣服上进进出出,手指在衣服之间轻柔地触碰着。奶奶手法十分娴熟,每一针都整整齐齐地落在破洞边缘,每一针下去,似乎在奶奶眼中不是在缝补破旧品,而是在雕刻一件艺术品,但,不知怎的,奶奶每缝上几针后,就用针划一下有些稀疏的银发。

最后,一针出头,奶奶两手拽着针上的线,使用牙去咬。“嘶!”艺术品好了。阳光洒在奶奶苍老的脸庞上,仿佛她眼神中又闪出一缕阳光,她笑了起来,洁白的牙齿露了出来,她又将衣服甩了出来,看看还有什么没缝好的地方,检查一番后,将衣服递给了我。

当我触碰到奶奶那双已经被线勒出红印的手时,心头一颤,没有接过衣服,反而紧紧攥住奶奶的手。我静静地看着这一双爬满了一条条血管带有老茧的手,抬头看那饱经风霜的脸上的皱纹。这些年见过不知无数次的奶奶,但却是第一次认真地看着奶奶,却感觉像一个熟悉的陌生人,她的皱纹,她的伤痕,她的寿诞。

记忆逐渐模糊,现实更加清晰。我坐窗前,眼圈有些红肿,我已很久没见奶奶了。擦过湿润的眼眶,拿起儿时奶奶缝补的那件衣服,端详着上面的补丁,在我心中似乎每一片补丁都是奶奶对我深沉的爱。

## 一程月光

陈卫中

读到一则故事。

有位道长,在山上的茅棚里修行。一天傍晚,他散步归来,看见居住的茅屋有小偷光临。小偷找不到任何财物,正要离开,却迎面碰上了静静等候在门口的道长。

小偷一脸错愕,道长却脱下身上的外衣,披在了小偷身上,说:“寒舍简陋,天色将晚,这件衣裳拿去御寒吧!”

小偷羞红着脸溜了,道长不禁感慨:“多么希望送你一轮明月,照亮他下山的路啊!”

第二天,当道长走出茅屋,却惊奇地发现,自己的外衣被叠得整整齐齐,就放在门外。他欣慰地说:“我终于送了他一程的月光!”

故事没有时间,没有地点,无法去让其是否真实。但我宁愿相信其确实发生过,至少在人们的思想中确实发生过,相信确实有一个人曾经送出过这么一程的月光。

另一件事,百分之百的真实。

泰州晚报《坡子街》发表的文章,都是真人真事。2021年10月25日的文章《葱油饼》,讲了一个关于外公和“我”的故事。

舒眉十九岁那年,刚从学校出来,在镇西边做学徒工。外公经常会在下午三四点的时候出现在师傅家店门口,然后神秘地向她招手,示意她出去。每次外公都跟变戏法一样,从兜里或背着的手里拿出她喜欢的东西——一张比她脸庞还大的油汪汪香喷喷的葱油饼。

外公还把带着些温度的油饼递到她跟前说:趁热吃,冷了口味不好。天气凉了,外公会在那饼上包裹好几层纸,然后一只手拿香搭在怀里,待她拿到时,油饼依然还有热度。外公一直说,这长天大日的,肚里不能老是空的,要吃点东西垫垫。直到她吃完,外公才开心地转身回去,像是完成了一个任务。

外公不会骑车,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两条腿。外公到街上要走个把小时。原来她每一次吃到油饼,外公都要花费小半天工夫。

外公每天送给舒眉的是一张温暖的葱油饼。那位道士那天晚上送给小偷的是一程的月光。油饼也好,月光也罢,都只是一个载体,载着的是是一份善良、爱心和宽容。这种善良、爱心和宽容是真实的、可以触摸的、能够取暖祛寒的。

无论是对自己至爱的亲人,还是对并不相识的旁人,甚至加害于你的敌人,善良、爱心和宽容都是有意义的、有作用的。只要愿意付出,就会给他人一生的感动,给人人一程的月光。即使有时会迟到,但一定不会缺席。

这种感动和这程月光,也会像一粒种子,种下去就会开花,就会结果,就会得到更多更多的收获和能够传承的种子。

后来,得到“一程月光”的小偷不知生活得怎样,舒眉说外公去世十多年了,她还一直惦记着、思念着外公。